

岁月留痕

# 火炕上的冬天

妮说

小时候,对于农家来说,经济实惠的取暖工具,便是盘踞在房间的火炕。它的温度,源自檐下柴火灶的余温。

长年累月,母亲在那口一尺八寸的大铁锅烧水炒菜,蒸出一个个热气腾腾的馒头。每到冬天,她忙碌于灶台前,熊熊燃烧的火焰,在烹炸煎煮的过程中,不仅带来了食物的香气,更有一部分热量,顺着灶膛内的烟道,悄悄地传入土炕之中。

土炕,看似笨拙却充满劳动人民的智慧,一到冬天,就这样默默地吸收着灶火的余温。热量仿佛被赋予了生命,一点点地渗透进席子和褥子之中,将它们烘烤得暖暖和和。每天清晨,当我从甜美的梦中醒来,仍能感受到被窝的温暖,小心翼翼地将被子叠好,然后轻轻地铺回炕上,生怕让走一丝温度。

那时候,学校上午九点多放学,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回家。迎接我的总是

母亲那温柔的话语:“先上炕暖暖和和,一会儿再吃饭。”话音未落,我便如同一只欢快的小鸟,一骨碌地扑到炕上,将手伸进炕上的被子里。那一刻,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柔软而温暖,所有寒冷都烟消云散。

当时,还没用上煤球炉,火炕是唯一取暖工具。为了让炕热得更持久,母亲总是想尽各种办法:刷锅洗碗之后煮猪食,再烧一些开水多灌几个暖瓶,尽可能地多烧一些柴火。柴火有的是捡来的枯枝,有的是秋收攒下的玉米秸秆,每一根都凝聚着母亲的辛劳与汗水。

晚上,我搬个小凳子就着昏黄的灯光,一笔一划地在炕上写作业。弟弟妹妹喜欢在炕上玩卷席桶的游戏。他们从这头钻到那头,欢声笑语充满房间。他们的嬉闹打扰到我写作业,我会气恼地让母亲管一管。她总是微笑着答应,轻轻地呵斥他们几句。然而,过不了十分

钟,他俩又不知疲倦地钻进钻出,真是让人既无奈又好笑。

好在,那时候的作业并不多,半个小时就能写完。我便会教弟弟唱学校的歌曲。那些歌曲,有的欢快活泼,有的深情款款,《泉水叮咚》《烛光里的妈妈》等等,他们学得津津有味,尤其小妹很聪明,哪怕只有三岁多,也能很快记住一些歌词。母亲最喜欢听我们唱《烛光里的妈妈》,她手里做着针线活,一边也跟着我们唱歌。

折腾了一会儿,妹妹便早早地睡了。我会找一本课外书放在枕头上读。那些书,有的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,有的是从亲戚家淘来的,每一本我都如获至宝。沉浸在书的世界里,我感受着文字的魅力与力量。累了,我便放下书本,闭上眼睛,在火炕的温暖中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母亲,总是坐在电灯拉绳的位置,不停地纳鞋底。“哒哒哒”的声音,如

同一首悠扬的乐曲,在我的梦里回响。

关于火炕,母亲还考过我一个谜语:“一头老牛没脖项,不管多少都驮上。”我一听便知道说的是土炕。这个谜语,形象地描绘了火炕的外貌与功能。在那个缺衣少穿的年代,冬天的取暖设备少之又少。正是简单而温暖的火炕,陪伴我走过了童年的每一个冬天。每当我想起那段岁月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,它不仅温暖了我的身体,更蕴含了母亲的深深爱意与无私奉献。

如今,随着时代的发展,火炕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然而,母亲在盖新房的时候,依然给连通灶间的那个屋子,盘了火炕,当然,已经不是土坯砌成,而是用红砖、水泥、瓷砖砌成。每次春节回老家,我和母亲坐在新的火炕上面,聊起童年与火炕相伴的日子,总会涌起一股熟悉的感动与温暖。我知道,那是属于我的、独一无二的、永远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。

生活感悟

## 平凡人生的“龙门”

张雪晴

周末,孩子突然嚷着要看我高中毕业照。很奇怪,我的脑海突然蹦出《学爸》里那个片段——“我没有其他小朋友棒,可只有你,我不想看见你求人的样子。”那一刻,雷大力哭得溃不成声。

为了让孩子上名校,雷大力绞尽脑汁。托关系、买学区房、报特长生,一次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。后来选择尝试进入双语国际学校,出售门店;甚至将孩子送给孩子的小姨抚养。

雷大力的哭声像一面镜子,让我照见了父亲。那年中考成绩出来,父母就开始担心我的上学问题。父亲在烟雾缭绕中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母亲不再像往常那样唠叨我们吃饭,只是静静地坐在沙发上。

“差一分,一万块。”父亲重复着招生办的话,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颤抖。我小声说:“其实公办学校也挺好的。”

父母对视的眼神里,藏着我不懂的沉重。后来才知道,和我同届的小伙伴家长们像是约好了似的,都把孩子送进了那所“高考工厂”。父母也开始奔波,像雷大力一样,托关系、请吃饭、陪笑脸。

见面那晚,他们站在餐厅门口张望的身影,让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骄傲的父亲也会弯腰。

他油光满面的脸在灯光下泛着红晕,点菜时毫不客气地选了最贵的菜。母亲捏着菜单的手微微发抖,却还是笑着说“应该的”。

当听到三万这个数字时,父亲斟酒的手顿了顿,随即又满上:“老师,家里还有个小的……”

那晚的月光温柔,照见母亲眼角的泪光,也照见父亲鬓角新生的白发。回家后,他们换上工装又出了门。深夜里,我总在等那熟悉的开门声,等他们卸下所有疲惫。

当清晨的阳光透过纱帘筛成斑驳的光影,轻轻洒在他们熟睡的脸上,我透过门缝看着,突然明白——这世间所有名校的门槛,都是用父母的心血垫高的。

后来在“高考工厂”的日子里,每当快要坚持不住时,我就会想起那个清晨的阳光,想起父母沉睡的容颜。

原来,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在名校的招牌上,而在这些无声的期待里。那段时光最终成为我一生的财富,它让我懂得:最可贵的品质,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,依然选择坚持。

《学爸》里说:“土泥鳅不一定要过龙门。”可我们的父母啊,总是固执地相信自己的孩子就是那条能跃过龙门的泥鳅。他们倾尽所有,只为我们争取一张看世界入场券。

很多年后,当我读到《被讨厌的勇气》才明白:幸福是一种能力,更是一种勇气。环境固然重要,但比起勇气,其实也没那么重要。

如今再回首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就像雷大力哭喊着“我不想看见你求人的样子”,这或许是天下父母最朴素的心愿:我可以低头,但你要活得有尊严。

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里最普通的一个,终究要散入人间的山川湖海。

人也往往在某些时刻突然醒悟,而这些隐匿在时光里的故事,终究会照亮每一个平凡却不平庸的灵魂。这光,足以让每一条土泥鳅,都在自己的江湖里,游出龙门的气势。

凡尘一瞥

四季流转,各有花事登场。春有桃花蘸水,夏有荷风送凉,冬有寒梅映雪,到了秋日,该是丹桂提着金盏,在枝头赴约了。

可曾有一年,秋光已漫过日历,暑气却赖着不走。正午的太阳仍带着盛夏的燥意,晒得柏油路泛着油光,连吹过的风都裹着热气。桂花本是要借着昼夜温差蓄力、靠着秋日暖阳催花的,那年却像忘了时辰,眼看十月过半,枝丫上只余层层叠叠的绿,连个花苞的影子都寻不见。小区里的老人们急坏了,晨练时绕着桂树转,傍晚纳凉也聚在树下聊,眼神里满是盼顾,像在等一位迟到的老友。有几位性子急的,忍不住叹道:“照这光景,今年怕是闻不到桂花香了!”

楼下的老李倒不慌,每次听人念叨,他便摸摸树干,笑着说:“草木都有

自己的节奏,哪会轻易误了时节?你瞧这叶子,绿得发亮,定是在攒着劲儿呢。等它想开了,那香味啊,保管比往年更浓。”想来,万物有时,花开有序,凡事顺其自然最好。可不是嘛,桂花熬过了盛夏的余热,沐过了初秋的清薄,把天地间清露与暖意都藏进了花苞里,就算来得迟些,也绝不会辜负这秋日的等待。

就在众人快要放下期待时,几场秋雨悄悄落下。淅淅沥沥的雨丝织了一夜,第二天清晨,风里忽然多了几分凉意。路过桂树时,眼角余光忽然瞥见一抹金黄。桂花,竟开了!原来它不是忘了约定,只是在等一场恰到好处的雨,洗去暑气的焦躁,才能舒舒服服地展开花瓣。我连忙停下脚步,心头满是欢喜,像是撞见了久别重逢的故人。那一刻粒粒的小花,一簇簇挤在绿叶间,有的刚露出

点点金黄,像刚睡醒的孩童,带着几分懵懂;有的已微微舒展花瓣,似在偷偷打量这秋光,颇有“藏在叶间羞见人”的模样。过了两日再去看,桂花早已没了初开时的羞怯。满树金黄热闹地绽放着,风一吹,枝头的花儿便轻轻摇晃,像是在跟路过的人打招呼。原本安静的枝丫,因这满树繁花添了生气,把秋的温暖都写在了枝叶间。

桂花香是藏不住的,像一汪清甜的泉水,在枝叶间缓缓漫开。站在树下,鼻尖满是醇厚的香,不似玫瑰那般浓烈,也不似茉莉那般清淡,倒像刚煮好的糖水,热气里裹着化不开的温润。风一吹,香味便裹着人走,从发梢到衣角,都沾着这秋日的甜。

常言道,香引旧忆,忆随香来。这桂花香啊,总会勾着人的回忆。每次闻到这香味,我总会想起奶奶,奶奶总能把



湖畔棋趣

王传旭 摄

五彩地絮语

## 日月经年

高旭

真是一个很奇妙的词!一个词就能将人的一生轻轻带过,不着痕迹……

“日月经年”,由“日”“月”“年”依次构成,中间只用一个“经”字,就让人心生时光倏然之感。没有来自清先生笔下“匆匆”的急迫,有的只是如月光般悄然而逝,无声无息。

“日”是点滴。每一天的过去,便似雨滴一样,极微小,但世间的长河大湖无不是由此点滴而积成。人的一生,由一天一天的点滴积成,这“日”虽然轻微,却无觉察。古人词云:“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”。不知不觉,我们会发现自己能拥有的“日”不多了,生命的轮回就在下一个天明之时。

“月”是连线。如果说“日”容易被我们忘记,那么“月”则容易被我们感受到,因为“月”有着月的阴晴圆缺,有着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往复。虽说月的圆缺,“此事古难全”,但却在遗憾中让我们记住了“月”。它在恒久地提醒着我们:生命其实并不是一次的,而是由很多个“月”的“一次”所组成;在我们走到人生最后的终点之前,已经历过很多个“月”的“一次”,很多回

生命的循环。

“年”是成面。“年”是比“月”更大的时间循环,有着四季的变迁。“年”让我们感到世界万物的缤纷多彩,感到天地自然的广大奇妙,让我们在无数生命的来去开谢中意识到自身的渺小。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“年”,无论植物、或动物,但人类的“年”最有生命感,因为它浸透着静观天地宇宙的灵性,能够用其他一切生命的“年”来衡量自己的“年”,从中生发出盛衰兴亡的无穷意味。

“日”“月”“年”在“经”中得以立体。道家云:“道法自然”,“经”就是“自然”,就是“道”。古往今来,众生如沙,不论伟大或平庸,无不在一“经”字中无声消泯,有谁能比“时间”更伟大呢!时间让“道”成为“道”,也让“自然”成为“自然”,更让一切的生命只有在“道法自然”中才能获得无限性,才能变成永恒。

“日月经年”,一个词就足以浓缩一个人的一生,甚至人类的一世又一世,真是很很奇妙的词啊!“日月每从肩上过,山河长在掌中看”,原来,一切可以如此简单,简单到我们无须多言,只需安静感受……

凡人心迹

## 等一场雨,等一个自己

董宁

檐下的蛛网又添了新丝,沾着晨露,像随手撒下的碎钻。我坐在老藤椅上,看天,等一场预报了三天的雨。

起初是带着焦灼的。频频抬腕看表,刷新天气预报,连楼下的梧桐都似在催促,叶尖卷着尘土,蔫头耷脑。可云层像被按住了脚步,慢悠悠地聚,又慢悠悠地散,阳光偶尔穿透缝隙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,像一场无声的调侃。

邻居阿婆拎着菜篮经过,见我执着地望着天,笑道:“姑娘,雨要等,茶要泡,急不得。”她的竹篮里躺着刚买的龙井,叶片蜷缩着,像一个攥紧的拳头。我看着她往玻璃杯里投茶,沸水注入的瞬间,那些干枯的叶片忽然舒展,在水中缓缓沉浮,释放出清冽的香。

“你看这茶叶。”阿婆指着杯子,“干的时候多不起眼,可经得住沸水烫,耐得住慢慢泡,才能出味儿。雨也一样,云要攒够水汽,风要找对方向,时候到了,自然会来。”

我忽然想起去年种的月季。初春栽下时,只是光秃秃的枝丫,我天天浇水施肥,盼着它开花,可它偏不争气,迟迟不肯发芽。我急得差点把它拔掉,是阿婆拦住我:“植物有植物的节奏,你不能用自己的急,逼它快。”后来我索性放了心,偶尔浇浇水,任它在阳光下晒着,在风雨里淋着。直到某个清晨,竟发现枝头上缀着个小小的花苞,再过几日,便绽放出层层叠叠的粉,香得沁人。

想起前阵子等公交车,眼看要迟到,我在站台来回踱步,连风都觉得聒噪。可越急,车越迟迟不来。后来索性静下心来,看着路边的野花在风里摇晃,听卖早点的阿姨和顾客闲聊,竟发现了平日里忽略的细碎美好。没过多久,公交车就缓缓驶来,而我也因那份短暂的平静,少了几分迟到的慌张。还有去年等远方朋友的书信,每天去信箱查看,落空了好几次,后来索性把期待放进日常,直到某天打开信箱,那封带着邮票温度的信,竟比预期更让人欢喜。

原来这世间的许多事,都像等雨、等花开、等公交、等书信。我们总习惯带着预设的时间表,逼着自己赶路,逼着事情成型,却忘了万物皆有其时。就像写字,要先练笔画,再练结构,一笔一划都不能省;就像成长,要经历迷茫的深夜,要走过曲折打不开的小径,那些看似无用的等待,其实都是在积蓄力量。

天色渐渐暗了,风里带了湿气。终于,第一滴雨落在窗棂上,“嗒”的一声,清脆悦耳。接着,雨丝越来越密,织成一张温柔的网,笼罩着整个世界。梧桐叶被洗得发亮,空气里满是泥土和青草的芬芳。我捧着温热的茶,忽然明白,等待从来都不是浪费时间,而是让我们在沉淀中看清自己,在期盼中学会从容。

生活就像这场雨,不按我们的预期准时抵达,却总会在最合适的时候,给我们最温柔的馈赠。那些我们曾急着想的答案,那些我们曾执着追求的结果,终会在时光的酝酿中,慢慢浮现。

不必急,不必慌,等一场雨,也等一个慢慢变好的自己。

人生百味

## 豆花里的烟火眷恋

贾如

深秋时节,收到老家寄来的一瓶石磨豆花蘸料,记忆里那股来自西南小城的、醇厚温润的豆香,顿时在脑海中氤氲弥漫开来,仿若故乡的风轻拂面庞,让我这个久居城市、疏离庖厨之事的人,满心都是怀念。

凉意渐浓的清晨,最想念的便是这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花。锅里清水微沸,白嫩嫩的豆花安卧其中,待其微滚,便小心捞入碗中,那颤巍巍的、吹弹可破的豆花弥散着天然的豆香。此刻,才是那瓶蘸料登场的时刻。拧开瓶盖的刹那,一股霸道的香气便冲了出来——正是记忆中那糍粑海椒与陈年豆瓣在热油中熬出的熟悉味道。送入口中,豆花的嫩滑瞬间被蘸料的醇厚辛香包裹,化作一股扎实的暖意,从喉头涌向全身。即便窗外秋风萧瑟,落叶满地,这一碗下肚,周身的寒意也悄然消散。

这缕缕豆香,悠悠勾连起儿时故乡的烟火日常。西南小城的生活朴素,食材不算丰富,豆花因其鲜嫩爽口,成为餐桌上的常客。做豆花工序繁杂,可家中长辈们总是不辞辛劳,隔三岔五便要做上一回。在邻里乡亲眼中,哪家的豆花做得又嫩又滑,那可是这家女主人持家有道、能干利落的明证。

有亲戚串门,主人们迎进堂屋热情攀谈,女主人便快步走进厨房,不多时,一大碗颤巍巍、水汪汪的豆花就端了出来。在家乡的川南小城,大家总低调地说“端了碗水豆花”,实则这碗豆花从浸泡、推磨到点卤,处处藏着功夫;那碟蘸料更是灵魂所在——是用手工春制的糍粑海椒和自家陈年豆瓣细细剁成的

茸,一同用菜油慢火熬香,那香气厚实而温润,是待客最真诚的心意。亲戚用完这碗豆花,颊角微微冒出热汗,主客才悠然唠起家常琐事。

仍记幼年,见祖母仔仔细细挑黄豆、清洗石磨,便晓得要磨豆花了,兴奋得像只雀儿直蹦跶。翌日,晨光熹微,院子里就响起了石磨转动的“嘎吱”声,洁白的豆浆从石缝间汩汩涌出,豆香缓缓飘散,氤氲了整个小院。祖母忙得脚不沾地,滤豆浆、烧豆浆,点卤时更是全神贯注,手持长勺,轻轻搅动,豆浆慢慢凝结,化作一锅软嫩的豆花。那时年幼的我,满心好奇地在一旁张望,几次想伸手帮忙,都被祖母笑着拦下。多年后我才知道,点卤的时机、力度,那可是决定豆花成败的关键。

等上一阵,豆花成型,一家人围坐,共享这新鲜出炉的美味。邻里乡亲路过,闻香进门,主人家热情地递上碗筷,大伙边吃边赞,欢声笑语回荡在屋内。一碗豆花,串起了邻里间的情谊,让平淡的日子添了许多温馨。

如今身处异乡,餐馆里也能寻到豆花的踪迹,入口滋味却总觉得单薄了些。每当这时,祖母在院子里忙碌做豆花的画面就浮现眼前。也曾暗下决心要学着做,终因忙碌的生活搁置了念想。

这碗豆花,是深秋清晨的慰藉,是念旧怀乡的寄托。它藏着故乡的烟火,蕴着长辈们的辛劳与温情,这份细腻的眷恋,穿过漫长时光,化为抵御世间寒凉的力量,于岁月长河中,静静流淌,暖彻心扉。



柿香满棚:挂起秋日甜意

吴雨田 摄